

晉

書

冊十

晉書卷五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丞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明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語入闔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樓五期龍蟠六年英耀堦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

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
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
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吐唾
之音愛鎔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
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迺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
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
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
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襄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
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失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
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
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
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

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
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
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
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
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偶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
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
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
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
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
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
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
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
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

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
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
僕入朝輒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
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
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
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
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
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崇而進
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
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
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
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

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搃管仲蹉跎晏嬰遠升鼎
湖近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侈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
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瞰躋鄙事取才
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
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
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
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
戚之迂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
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
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
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
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驥驥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駿蹇不能邁畝百鍊之

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鸕
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
堂答世間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
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不
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
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徵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
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
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
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
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
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瑤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
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

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
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
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
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
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
呼自三墳五典入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蹟索隱鉤深致遠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
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
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
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藁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
蒸蒸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
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

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實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尙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爲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昭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儔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

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
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沖子是賴予親
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
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
而卑沖而恆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
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昭
亦昌言昭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
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
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
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卽位以爲散

珍倣宋版印
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

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
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墳宮掌舍設桓青壇鬱其嶽立兮翠
幕黝以雲布結崇基之靈阤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
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犧服于縹輶兮紺轂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塵
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
兮接游車之辚辚微風生於輕幙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
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闔闔
洞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
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闈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絳紩紵繚金
根照耀以烟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旛於震兌中黃曄
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瓊鉞入藥雲罕掩簫管嘲哳
以啾嘈兮鼓鼙礮礮以砰磕筭筭凝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藉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

松之倚山顛也於是^{珍倣宋版}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糜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敵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髻躡踵側肩掎裳連襟黃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當然高以下爲基人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不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險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舜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諭曰籩籩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渺哉希矣逮我皇

晉寶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感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
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三
推萬國以祇釋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
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
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
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轄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
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櫛使老小貧戶守之又
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
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
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
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

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榼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襯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襯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襯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襯稅管閑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懼心使客舍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願願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尙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

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
在外宏言之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
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詔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
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
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旣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
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
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
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
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
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
涉于知命之年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

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
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
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
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
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邀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無
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
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
梁黝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闢天文之祕奧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
營玄幕緣徽谿子巨黍異黍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蟲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
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榮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
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
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